
《坤輿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

——鸚哥地、厄墓、火鸡的启示

[美国] 李兆良

〔摘 要〕《坤輿万国全图》主要地理已经被证明是来自完成于 1430 年左右的
中国世界地图（已佚），而不是 1602 年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绘制的。利用词源学
与方言学破译《坤輿万国全图》上的鸟名，证明中国首先到达澳大利亚和美洲。
在《坤輿万国全图》地球南端绘有鸚哥地，按照地理位置，应是澳洲。澳洲未被
发现以前，欧洲的地图有鸚哥地，但发现后反而改用别的地名。欧洲历史上不产鸚
哥，鸚哥早就在欧洲绝迹，除地图外，没有第一手文献证明欧人在 16 世纪发现鸚
哥地。中国自汉朝以来到清朝历代均有采集、饲养、崇尚鸚哥的习惯，尤其历代帝
王均有从外国进口鸚哥，文献注明鸚哥产地。通过文献、风俗、地图，和各方面的
比较，《坤輿万国全图》和《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輿地全图》上的鸚哥地，不
可能是西方命名的，而是中国人命名的。又根据《坤輿万国全图》有关厄墓鸟在
南洋的记载，厄墓以鸟鸣命名，以汉语南方方言注音。欧洲初期对此鸟的命名实从
中国词汇误译，以后方更正。表示明代中国在 1430 年代即了解澳洲、南美洲。美
洲原住民普遍对英国殖民者称美洲火鸡为 furkee，英文 turkey 为 furkee 读写之误。
美洲原住民只对外人用此词。火鸡是明代人对鹤驼的称谓。通过语源学分析中国及
欧洲各国对火鸡的称谓，结论是 furkee 即中国南方方言火鸡（forgai 或 fuigee），此
词由明代传入美洲。中国对这几种亚洲、澳洲、美洲不会飞的鸟的名称和描述，意
味着在 15 世纪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和美洲早有交通，比哥伦布出航早 70 年。

〔关键词〕《坤輿万国全图》 鸚哥地 厄墓 火鸡

Kun Yu Wan Guo Quan Tu (Map of Ten Thousand Nations on Earth , hereby ab-
breviated as KYWGQ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based on a lost Chinese world map
drawn in the 1430s rather than based on European world maps by Matteo Ricci in 1602.

Using etymology and dialectology of bird names labeled on KYWGQT, it is proven that Chinese first arrived in Australia and the Americas. The continent labeled as Parrot Land at the southern part of KYWGQT is geographically determined to be Australia. Australia, initially labeled as Parrot Land on European world maps, was renamed after it was discovered. Long been extinct in Europe, parrots are historically not indigenous to Europe. Other than the maps, no primary European literature is available to demonstrat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ustralia in 16th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abundant literature of collecting, raising pet parrots from H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ies, particularly by the emperors. Records show that China has been importing and identifying parro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customs, KYWGQT and Shan Hai Yu Di Quan Tu (a map in the Ming dynasty Pictorial Encyclopedia “San Cai Tu Hui”), Parrot Land is a name given to Australia by Chinese, not by Europeans. According to KYWGQT, the bird name “emu” labeled near Malaysia on the map, is named according to the bird call based on southern dialect in China. European names of this bird were misspelled based on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It was only corrected much later. Emu in Australia, cassowary in Southeast Asia and rhea in South America were erroneously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emu” by Ming Chinese, showing that they had knowledge of Australia and South America in the 1430s. The native America bird “turkey” is in fact a transcription error of “furkee”, a name used by Native Americans while explaining to English colonists. “Furkee” is phonetically similar to “forgai/fui-gee”, a name given to cassowary by Ming Chinese speaking southern dialect. Native Americans only use “furkee” for this bird when dealing with foreigners, implying that they learned it from foreigners, viz. the Chinese visitors in Ming dynasty. Thus, the term “furkee” is introduced by the Ming Chinese to American natives. From etymology and description of these flightless birds, China had communication with Australia and the Americas in the 15th century, some 70 years before Christopher Columbus.

一、鸚鵡的分类与字源

了解欧洲语与汉语在不同时代对“鸚鵡”和“鸚哥”的称呼，对利玛窦世界地图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鸚鵡是最有趣的鸟，种类繁多，其语言能力和善知人意使得它们特别为人喜爱。鸚鵡种类超过 340 种，大者如金刚鸚鵡，达 1.7 公斤。大的长 100 公分，小的只有 8 公分。⁽¹⁾

(1) <http://www.avianweb.com/parrotspecies.htm>

真鹦鹉 (Parrots)、长尾鹦鹉 (parakeets)、凤头鹦鹉 (cockatoos)、金刚鹦鹉 (macaws)、吸蜜鹦鹉 (lorikeets)、锥尾鹦鹉 (conures) 和爱情鸟 (lovebirds) 等等都属于鹦鹉⁽¹⁾。根据动物分类, 鹦形目 (Psittaciformes) 有三个科: 鹦鹉科 (Psittacidae)、凤头鹦鹉科 (Cacatuidae 或 cockatoos) 和只产于新西兰的啄羊鹦鹉科 (Nestoridae)。世界鹦鹉种类最多的是中、南美洲, 超过 210 种。109 种产于澳洲、新几内亚、菲律宾。非洲与印度共 34 种, 欧洲没有原生鹦鹉。

Psittaciformes 源自 Psittacus (拉丁文) 或 Psittakos (希腊文), 意即鹦鹉。这字来自古波斯地名 Psittakos。第二世纪时, 传说阿里斯多德提到此处地中冒火, 是欧洲发现石油或天然气的记录。亚历山大大帝可能就通过波斯此地带回鹦鹉, Psittakos 也就成为小鹦鹉 parakeet 的名字。

15 世纪以来, 拉丁语系的“鹦鹉”一词与 Psittacorum 有明显分别。葡萄牙语是 papagaio, 意大利语 papagallo, 西班牙语 papagayo, 荷兰语 papegaa, 这些字拆开两半, 前面 papa- 是喋喋不休的意思, 是鹦鹉的特性。后半部 -gai 与鸡同义, 动物分类中, 鸡属的拉丁文是 Gallus。简单地说, 鹦鹉即喋喋不休的鸡。中国是把鸡家禽化的第一个国家, 古汉语 (客语、粤音) 鸡读 gai, 与葡萄牙语、荷兰文完全同音, 很难说是巧合。

英文 parrot, 1525 年首先出现在欧洲, 写成 perrot, 可能源自 Pierre 或 perroquet, 法国南部 Occitan 方言 (接近 Catalan 方言) parrat。长尾鹦鹉 parakeet, 同源的词法语是 perroquet, 西班牙语 periquito 和意大利语 parrochetto。这些都是 16 世纪以后的词汇, 与拉丁语源 Psittaciformes 差异很大。

汉语“鹦鹉”原作鸚鵡, 意思是这鸟像婴儿学母亲说话⁽²⁾。母, 武, 古音 mō。鸚鵡谐音英武, 可能取其好意, 改写为鹦鹉, 沿用至今。

鹦哥一词来自马来话 Burung Kakatua。Burung 是鸟, Kaka 是哥哥或姐姐, Tua 或 Tuwah 是长者的意思。Kakatua 就是大鹦鹉。Kakatua、Kakadu 衍生为英文 Cockatoo, 即凤头鹦鹉属, 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 Cacatua, 荷兰文 Kaketoe, 德文、匈牙利文、芬兰文都叫 Kakadu, 是同音异写。Cockatoo 等名词出现最早是 17 世纪⁽³⁾, 1616 年⁽⁴⁾ 或 1610 - 1620⁽⁵⁾。

凤头鹦鹉有大小两种。小葵花凤头鹦鹉 (Yellow-crested Cockatoo 或 Lesser Sulphur-crested Cockatoo) (Cacatua sulphurea, 35 公分) 产自印尼、菲律宾。大的葵花凤头鹦鹉 (Sulphur-crested Cockatoo) (Cacatua galerita, 45 - 55 公分) 产于新几内亚和澳洲, 样子与前者差不多, 但体型比前者大 1/4, 就是鹦哥的由来。后来, 在中国南方, 鹦哥却慢慢成

(1) Juniper, Tony, Mike Parr, and Kim Franklin. *Parrots: a guide to parrots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ttp://www.pricelessparrots.com/parrot-species.htm>

(2)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鸚鵡”条。

(3) <http://www.environment.gov.au/parks/kakadu/>

(4)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ockatoo>

(5) Webster Dictionary, 1996.

了所有鸚鵡的代称。根据马来语 Kakatua, 鸚哥应指大的葵花凤头鸚鵡。

二、世界地图与鸚哥地

《坤輿万国全图》所示在非洲南端隔着大洋有一地名“鸚哥地”⁽¹⁾, 《三才图会》的《山海輿地全图》亦然⁽²⁾ (图1)。按地图的标示, 鸚哥地就是澳洲。“鸚哥地”这中文地名比西方 Kakadu 或 Cockatoo 这名字起码早十年到二十年。

鸚哥地与新入匿(新几内亚)同属一片地球最南的大陆, 即墨瓦腊泥加(麦哲伦地)。曾经有许多地理学家试图解释“鸚哥地”, 但都无法确定。大半认为是南极, 但是明明晓得南极不产鸚鵡。所以又试图解释当时的人误认南极企鹅为鸚鵡。能言会飞的鸚鵡和笨大滑稽的企鹅如何能混淆?

一块很大的陆地, 在非洲、南美洲和爪哇以南的, 除了南极洲以外, 只可能是澳洲。鸚鵡是热带、亚热带动物, 不可能生存于南极洲。唯一的可能是澳洲。只不过, 鸚哥地的经度往西挪到非洲以南。后来17世纪的西方也有鸚哥地为西澳洲一说(Lee 1925)(Hall and Quevedo 1669)。

鸚哥地的北边有注释“此处四时有波浪, 出鳄鱼似巨舫大”。(图2)非洲东南的印度洋没有鳄鱼, 澳洲北部热带雨林却很多, 盛产鳄鱼。又:“佛郎几商曾驾船过此海, 望见鸚哥地, 而未就舶”。明朝人称葡萄牙为佛郎几。这句话表示葡萄牙人望见鸚哥地时, 这地方已经有“鸚哥地”此名, 不然应该说佛郎几称此为鸚哥地。鸚鵡不是海鸟, 不善飞翔, 生活环境比较固定, 喜欢活动在隐蔽的森林之中, 或高山悬崖之上。“未就泊”就不可能看到鸚鵡而名其为鸚哥地。鸚哥地显然是中国人给的地名。

《坤輿万国全图》上对新入匿(新几内亚)有如下注释:“此地名为新入匿, 因其势貌利未亚入匿相同。欧逻巴人近方至此故未审或为一片相连地方或为一岛。”利未亚是当时中国给非洲的名字, 16世纪欧洲人称阿非利加。这段文字的右方有美峰、白峰, 左方有仙欧吴私丁河、瓶河, 均自南向北流入太平洋, 东面有圆岛, 北面有加利麻那、白人岛。(图3)这些地名在奥特里乌斯(Ortelius)地图上或缺, 或不应对。利玛窦三十岁到中国, 从未离开, 他在地图的序言中明示采用了中国的数据去画坤輿万国全图。除了中国, 利玛窦又从哪里获得这些地名?

新入匿(新几内亚), 大爪哇(图上误置为木瓜哇)的位置, 可以清晰地看到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 即三才图会标志“南海”的地方。新几内亚与澳洲连成一片。大爪哇即今日爪哇, 小爪哇可能是帝汶(Timor), 误置于“南海”湾内, 与马可孛罗的小爪哇(苏门答腊)有别。三才图会的地图是两个半球, 移写到《坤輿万国全图》的椭圆形地图, 经度的误差更加扩大。

(1) 原图太大, 请参看 http://www2.library.tohoku.ac.jp/kano/ezu/kon/kon_frm_32.html

(2)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7/Sancai_Tuhui_World_Map.jpg

今日澳洲北区 (Northern Territory) 达尔文港的东面 170 公里左右是 Kakadu 国家公园。根据公园的介绍, Kakadu 公园的名字来自澳洲北部土人 Gagudju 语异化而来, 与 Kakadu 或 Cockatoo 鸸鹋不一定有关⁽¹⁾。Gagudju 语已经灭绝, 最后一位讲 Gagudju 的土人已于 2002 年去世, Gagudju 这词与鸸鹋是否有关, 已无从稽考⁽²⁾⁽³⁾。何其巧合, 澳洲特产的 Cockatoo 大葵花凤头鸸鹋从澳洲北区沿岸往东一直延伸到南方墨尔本, 除了内陆沙漠地区以外都有。根据 Kakadu 国家公园的名称与所在, 应是《山海舆地全图》和《坤舆万国全图》上指的“鸸哥地”。

三、澳洲的“发现”

从地图在历史上的演变, 可以清楚看到地理大发现时代, 各国对世界的认识。互联网是地图最重要的资源, 不但容易寻找, 而且高分辨的地图可以随意放大, 细看内容。澳洲的历史地图有多处图书馆收集, 美国国会图书馆⁽⁴⁾、德萨斯州大学⁽⁵⁾、北卡罗莱纳州大学⁽⁶⁾、DIGMAP 数码化地图⁽⁷⁾, 还有古地图商的网站⁽⁸⁾。研究澳洲历史地理, 还有澳洲国家图书馆的数码地图库⁽⁹⁾。首先要清楚, 制图人一般不是航海家。他们专门收集各种地图, 编辑起来印刷新版本。很多制图人从来没有踏出国门, 因此无法分辨地图的来历和真伪。当时的世界地图是天下一大“抄”。例如, 这些地图的鲸鱼插图有很多的画法, 没有一个正确的, 但是它的确是存在。早期地图对澳洲的描述也一样。

1540 到 1898 年之间西方画的 262 幅有关澳洲的地图⁽¹⁰⁾, 可见澳洲的名字慢慢演变: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Boeach-the Great South Land-New Holland-Ulimaroa-Australia。以下主要说明西方对澳洲的了解过程。

西方发现澳洲的历史, 详见 Collingridge 一书 (Collingridge 1895)。他总结了从中世纪以来到 1770 年西欧对澳洲的认识。澳洲人自认是荷兰人 1606 年发现的。2006 年, 澳洲还特别为此庆祝发现 400 年历史。他们认为是荷兰人威廉·约翰森 (Willem Janszoon, 又名 Willem Jansz) 于 1606 年三月第一次到达澳洲, 驶进卡奔塔利亚湾, 在约克角 (Cape York) 西部登陆。那年, 《坤舆万国全图》已经绘成四年了。约翰森其实没有详细地勘探

(1) <http://www.environment.gov.au/parks/kakadu/>

(2) <http://linguistlist.org/forms/langs/LLDescription.cfm?code=gbu>

(3) <http://globalrecordings.net/language/9978>

(4) <http://memory.loc.gov/ammem/gmdhtml/gnrlhome.html>

(5) http://www.lib.utexas.edu/maps/map_sites/hist_sites.html#australia

(6) <http://www.unc.edu/awmc/>

(7) <http://www.digmap.com/>

(8) <http://www.orteliusmaps.com/>

(9) <http://www.nla.gov.au/digicoll/maps.html>

(10) <http://www.antipodean.com/list0109/antipodean0109.html>

澳洲。短短三个月，他就离开这块他命名为 Nieu Zelandt 的地方。后来，这名字却被用在今天的新西兰。以后，陆续有荷兰的船到过澳洲。约安·巴劳 (Joan Blaeu) 1659 的地图上，澳洲的名字改为新荷兰 (New Holland)。

澳洲未被“发现”以前，1565 福兰尼 (Forlani) 世界地图上有南极圈 (Circolo Antartico)、不明之地 (Terra Incognita) 和火地 (Terra del Fuego) 等地名。火地是麦哲伦命名的。当时南极只是想象中的大陆，还没有人到过。

1570 年奥特里乌斯⁽¹⁾的世界地图 (Typus Orbis Terrarum) 上，出现相当于《山海輿地全图》和《坤輿万国全图》的“三位一体”，即亚洲以南的“南方地” (Terra Australis)、非洲以南的鸚哥地 (Psittacorum regio) 和南美以南的麦哲伦之地 (Magellanica)。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应该是利玛窦离开欧洲以前能看到的最新的地图。一般认为他在中国画的世界地图是主要参考奥特里乌斯的地图。澳大利亚 (Australia) 是从南方之地 (Australis) 演化而来的。鸚哥地的位置有拉丁文：“Psittacorum regio Sic a Lusitanis appellata ob incredibile earum avium ibidem magnitudinem” (Region of Parrots as named by Lusitanians for these birds of incredible size)，意思是“Lusitania 人根据这种大到不可思议的鸟，叫此地为鸚哥地”。罗马帝国时代，Lusitanis (Lusitania) 相当于葡萄牙南部加上西班牙西部的一个地区。1250 年，葡萄牙成立国家，建都 Lisbon。Lusitania 成为葡萄牙一部分。Lusitanis 有时还用于葡萄牙的代称。没有其它旁证说明谁是这位或这群 Lusitanis 人如何知道这里有鸚哥，命名鸚哥地。

墨卡托 (Gerard Mercator) 1587 年地图注有南方之地 (Terra Australis)、鸚哥地 (Psittacorum regio) 和墨瓦腊泥加 (Magellanica)，与《三才图会》、《坤輿万国全图》一样。这地图出版时，利玛窦已经在中国。据墨卡托的传记 (Crane 2004)，他是参考了卡巴拉尔 (Pedro Álvares Cabral, 1468 - 1520) 在 Beach (或作 Boeach) 之西的描述加进去的 (Greenlee 1938)。1500 年 3 月，卡巴拉尔带了十三艘船先到巴西，再往东，经非洲南端，9 月 13 日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卡特 (Calicut) 和柯枝 (Colchin)，采购香料，1501 年 1 月回航，1501 年 6 月回到葡萄牙，只剩四艘船。有人认为葡萄牙人把发现澳洲当成“秘密”。根据他们的旅程，时间上不可能到达澳洲。因为，从葡萄牙到印度西岸要五至六个月，从印度西岸到澳洲西岸，来回至少要多加四至五个月，时间上无法做到。如果卡巴拉尔经过非洲南端看到南极或南非的企鹅，以为是鸚哥，那更无法说他认识鸚哥。其一，在非洲南端，怎么也无法看到南极。其二，卡巴拉尔到过巴西，巴西是鸚哥种类最多的地方，他能没有见过鸚哥吗？当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的岛，他说除了鸚哥，什么动物都没有。可见中南美洲鸚哥之多。怎么可以与南非的企鹅混淆？如果卡巴拉尔要命名鸚哥地，那应该是巴西而不是澳洲。其三，卡巴拉尔更不可能绕南美南端经太平洋到澳洲，那不是比 1520 年麦哲伦横渡太平洋早 20 年吗？而且时间上需要更久，不可能到印度西部了。以

(1) 奥特里乌斯 (Abraham Ortelius) 是 Flemish (今比利时) 制图家，不是航海家。他的第一本地图收集了 87 位作者的地图，修订版有 183 位作者。

上的分析,结论是任何为这位葡萄牙人发现澳洲的辩护都无法成立,卡巴拉尔没有到过澳洲。如果有鸚哥地的信息,是从其它航海者得到的。卡里卡特与柯枝是郑和每次下西洋必经之地。卡巴拉尔最有可能是从海员的传说里知道鸚哥地。以后西方地图上的鸚哥地传抄自他的记录。奥特里乌斯地图上的南方之地、麦哲伦之地和未发现之地(Nondum Detecta),都是想象中的地方。

英国人科林维尔(Oliver Cromwell)没有到过澳洲,他1658年的书“Legatio regis psittacorum e Terra Magellanica seu Australi”还是重复鸚哥地、麦哲伦地和南方之地一体说⁽¹⁾。那时荷兰人已经到澳洲50年了,可见消息如何不灵通。1688年,第一个登陆澳洲西北部的英国人是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99年,他重临澳洲,当时荷兰人已把它改名为Australia,即南方之地。

有人认为在某些马可孛罗游记版本里的Lucach、Lochac、Boeach、Beach等名字是澳洲,这些假设早已被推翻(Calvert 1893)(Adamant Media 2001),他的地理名称如爪哇,与今天的理解相差很远,阅读他的游记,要非常小心,很多地名是道听途说,与今天的地理不可混为一谈。荷兰人抵达澳洲以前,这大陆只有在欧洲的传说中存在,他并没有真正踏足。

今日澳洲也自称为鸚鹑地(Parrot Country, Land of Parrots)⁽²⁾⁽³⁾。作为地名,“鸚哥地”只在未“发现”时候的地图出现。世界地理大发现者不叫澳洲为鸚哥地,称为新荷兰、南方之地。为何没有到过澳洲的知道这里有鸚鹑,叫它鸚哥地,而发现者反而不用此名字?既然未发现,如何知道有鸚鹑?1606年才“发现”的澳洲,如何出现在中国《山海輿地全图》(1607)和《坤輿万国全图》(1602)上?这些都是无法解答的疑问。

下面比较欧洲与中国对鸚鹑的了解和爱好。

四、欧洲的鸚鹑

哥伦布首次登陆加勒比海的岛屿,土人拿出他们的几样商品:棉花球、线、标枪和鸚鹑(Columbus 1893)。可是,欧洲当时没有养鸚鹑的习惯,因为欧洲的鸚鹑史前就绝迹。哥伦布也奇怪土人为什么知道欧洲人喜欢鸚鹑。

在丹麦发现的最早的鸚鹑化石是五千四百万年前的,但很早就绝迹。有历史以来,欧

(1) Bib ID 701293 Format Book, Microform Description [Londini]: Inxta copiam prothocolli Londinensis, Anno M. D. C. LVIII [1658]. 56 p. Series Early English books, 1641-1700; 1724: 24. Reproduction of original in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Reproduction Microfilm.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300 N. Zeeb Rd., Ann Arbor, MI 48106, 1986. 1 microfilm reel; 35 mm. (Early English books, 1641-1700; 1724: 24); 澳洲国家图书馆网页 <http://nla.gov.au/nla.cat-vn701293>

(2) Parrot Society of Australia. <http://www.parrotsociety.org.au/aboutus.html>

(3) <http://www.abc.net.au/tv/guide/netw/200805/programs/NH0506V001D4052008T193000.htm>

洲不产鸚鵡。鸚鵡的产地是澳洲、南美、非洲和亚热带亚洲。今日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南斯拉夫等地郊区的鸚鵡都是进口的，意外逃离人家的（Peterson, Mountfort and Hollom 2001, 145）。

希腊的亚历山大从印度带回鸚鵡，曾引起一阵惊奇（Boehrer 2004）。罗马时代，基督教开始时对鸚鵡还有一定的兴趣，但是有一些罗马人把鸚鵡作为盘中羹（Boehrer 2004, 20）⁽¹⁾。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中世纪欧洲战乱纷纷，经历黑死病、黑暗时期，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怎样会对鸚鵡提起兴趣？（The Werner Company 1907, 327）鸚鵡热在古代欧洲昙花一现，一直到1500年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才重燃对鸚鵡的兴趣。

据说是葡萄牙人在1501年，从巴西带回第一只金刚鸚鵡（macaw）（Juniper 2003, 40），中世纪欧洲才恢复对鸚鵡的兴趣，当时的罗马，一只鸚鵡价值100块金币（Selby 1866, 126），证明鸚鵡极为稀有。从西方绘画中可获知欧洲对鸚鵡的好奇。1504年，Albrecht Dürer（1471 - 1528）一幅亚当夏娃的版画里面有一只鸚鵡，是鸚鵡第一次出现在16世纪欧洲绘画，该画现藏于阿伦美术馆（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1530年左右，约翰·克鲁埃（Jean Clouet）画的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 - 1549）肖像，手上拿着一只绿毛黑嘴鸚鵡，该画为利物浦博物馆收藏⁽²⁾。著名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eubens, 1577 - 1642）特别喜欢鸚鵡，他画的鸚鵡是中南美洲的Macaw，即金刚鸚鵡。1648年伦敦出版的第一部圣经，背页里有一张插图，记载着珍贵的动植物，鸚鵡是其中之一（Davenport 1899）⁽³⁾。以后，希姆（Jan Davidsz de Heem, 1606 - 1684）、曼尼（Édouard Manet, 1832 - 1883）、柯尔（George Cole, 1810 - 1883）等都以南美的鸚鵡为绘画对象（Verdi 2007）。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欧洲没有关于鸚鵡的文学。莎士比亚在1589年后才开始有欧洲的鸚鵡文学作品，利玛窦没有机会看到。罗马帝国到地理大发现之间一千多年，欧洲没有鸚鵡，也没有养鸚鵡的习惯。

五、中国与鸚鵡

200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代绘画展，其中有一幅贩鸟人的画，非常有趣。一群小孩围住一个贩鸟人，有些已经买了，还在品相着别的，一些只能羡慕地垂涎覬覦。画的正中央，一根横杆上站了三只白鸚鵡。唐时已经从热带亚洲国家入贡白鸚鵡。到明代中国，鸚鵡已经是深入民间，小孩都有资格买鸚鵡。可能已经有人繁殖这些本来进口的动物为商品了。

中国以鸚鵡命名的地名很多。武汉有鸚鵡洲，黄山蒲团松东侧、山东峰山、安徽四顶山和蚌埠市、辽东半岛的千山、苏州天平山，到处都有鸚鵡石。黄山又有鸚哥石，在飞

(1) 郑板桥把鸚哥煮熟与天桃斫断、焚砚烧书、椎琴裂画同列为最大煞风景的事。

(2)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picture-of-month/showLarge.asp?venue=2&id=368>

(3) http://www.craftingspot.com/embroidered_books_2.html

鱼石对面山峰上。浙江、福建、黑龙江有鸚鵡岩。泉州有鸚鵡山，海南有鸚鵡岭，贵州有鸚鵡溪。昆明附近有鸚鵡山，又名鸣凤山，上有明朝盖的铜殿（金殿）和永乐大钟。说明中国自古到今，对鸚鵡的兴趣有增无减，东南西北都有以鸚鵡为主题的名胜，而且都很有来历。

以下是中国历代对鸚鵡的文献记录。

先秦至南北朝

中国最早记载鸚鵡大概是先秦古籍《山海经·西山经》：“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东晋郭璞注：“鸚鵡舌似儿，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徼外有。色如赤，有纯赤。赤者大如雁也。”又：“广山有之，舌似小儿舌，脚指前后各两指扶，南徼外有五色、纯白、纯赤者。翠衿丹鬣，巧解人言，有鸣曲子如喉转者。但小，不及于陇右，每飞则数千百头。”陇右指陇山以西，今日陕西甘肃一带，古时帝王面南，以西为右。山海经是先秦时候的传说，所以中国人知道鸚鵡最少有2200年的历史。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人认为祖先是鸟。有的认为玄鸟是燕子，但从战国的玉雕看，玄鸟的琢、头上的冠和长尾，与鸚鵡比较像。传说中的凤，其实有很多鸚鵡的特征。

这时期的史书记载了许多“蛮夷”献鸚鵡的事，散见于《后汉书》、《梁书》、《南史》等典籍。

《说文解字》：“鸚鵡，能言鸟也。”大概由于鸚鵡能言而往往被视为神鸟。东汉才子弥衡在宴会上即席写了一首“鸚鵡赋”，感叹鸚鵡是神鸟，却无人赏识，只作笼中鸟。后来被人忌才而杀，葬于江上沙洲，就是今天武汉鸚鵡洲的来历。

（宋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等典籍总结说明，先秦到汉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帝王对鸚鵡已经有特别爱好，从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输入鸚鵡。

隋唐时代

隋唐时，有白鸚鵡、五色鸚鵡入贡。如《隋书》卷76列传41载：“（杜）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会林邑（今越南中部）献白鸚鵡，（杨）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旧唐书·宪宗纪下》载：“元和十年，（诃陵国）遣使献五色鸚鵡、频伽鸟。”《旧唐书》卷198载：“（开元）八年，南天竺遣使献五色能言鸚鵡。”

海上丝绸之路，唐代已经开始。1998年左右，有婆罗耐（Brunei）商人曾提供唐碗求售。碗内用唐代草书纹饰，甚有张旭怀素风采⁽¹⁾。该碗是在婆罗耐海域沉没的中国唐代商船捞得，可能是 Belitung 沉船上的⁽²⁾⁽³⁾，其它文物有中东色彩。可见郑和下西洋的六百年前，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远达波斯等阿拉伯国家。唐代与东南亚各国通商，一

(1) 私人通讯。

(2) <http://www.southeastasianarchaeology.com/2007/06/28/the-belitung-shipwreck/>

(3)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09/06/tang-shipwreck/worrall-text/2>

点不稀奇，从东南亚进口鹦鹉应该司空见惯。白鹦鹉即凤头鹦鹉，五色鹦鹉即吸蜜鹦鹉。这两种鹦鹉主要分布澳洲北区和东区。很可能唐代已知道澳洲。白鹦鹉有5属17种，分为黑喙、白喙两型，体型大，头顶有冠羽，尾宽而短。五色鹦鹉有15属60种，分为长尾、短尾两型，体型小，同一个体上有红、黄、蓝、绿、黑、灰、白等色。红绿莺哥，应该是一种长尾鹦鹉（英名 parakeet，属名 Psittacula，属鹦鹉亚科）。

唐代诗文中，鹦鹉是很常见的主题，散见《全唐诗》、《唐五十家诗》等，如：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鹦鹉洲》，元稹的《寄赠薛涛》，白居易的《鹦鹉》，杜甫的《鹦鹉》。其它写过鹦鹉诗词的还有李商隐、杜牧、李义府、胡皓、冯延巳、韦庄、朱庆馀、薛涛、孟浩然、王建、张祜、吴英、秀子兰、来鹄、罗隐、徐凝、阎朝隐、裴夷、裴说、罗邺、秦韬玉、殷文圭等人，不胜枚举。

唐人诗文中总是将鹦鹉与其产地陇山联系在一起描写，陇山禽就是鹦鹉，在唐代是贡品。直到10世纪时，鹦鹉还保留着“陇客”的俗称。皮日休《哀陇民》：“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堕者争纷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山有戍卒，戍卒亦不闲。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此诗叙述唐人不惜冒死在悬崖上捕鹦鹉的险境。证明当时甘肃、宁夏一带在唐朝时代的确是有鹦鹉的。今日的甘肃、陕西很难找到鹦鹉了。也许是气候和人为因素改变了植被，它们迁移到西藏、印度等地。要注意的是白鹦鹉与陇山禽应该有区别。陇山禽是绿毛红嘴的鹦鹉，产于印度和中南半岛，白鹦鹉产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几内亚和澳洲，诗人墨客往往不分。

唐代佛教鼎盛，鹦鹉是佛教中“富贵吉祥”的象征。因此唐人不少鹦鹉故事带有佛教色彩。有关鹦鹉最为人称道的是“雪衣女”的故事。

（唐）郑处海《明皇杂录·事文类聚》后集40、六帖94：“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即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帟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舞，上六字《六帖》作‘即飞至将翼’。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鸞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这个故事多次被后世文人引用传抄。内蒙古的考古可以证实雪衣娘故事的广泛流传。《文物》杂志发表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代早期贵族壁画墓的发掘报告^{〔1〕〔2〕}，北壁壁画反映的内容是杨贵妃与她的宠禽“雪衣娘”的故事，称作“杨贵妃”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b01/639.html

〔2〕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49.html

教鹦鹉图”。位于壁画右上角竖框内题诗，云：“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

在印度的佛经故事中，鹦鹉是只神鸟，以为是佛的转世。《六度集经》卷4《鹦鹉王本生》：“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佛告诸比丘，时鹦鹉王者，吾身也，人王者，调达是也”。鹦鹉能言，似有人性、灵性，逐渐联想到佛性，从雪衣娘的故事开始，越来越多这样的附会。其实鹦鹉只知言，而不知所以言，虽然比一般动物聪明，也不致有复杂的思维。自佛教传入中国，也把鹦鹉是神鸟的概念带入。鹦鹉丞相被认为是指随侍于观音身侧的金翅鸟，又名大生尊者或头陀尊者，以其鸟喙啖食天人一切烦恼及魔障，以大福利授与一切众生，每逢大士弘法度人时，鹦鹉丞相就衔命传达大士旨意。

唐代佛教与鹦鹉的故事还有很多⁽¹⁾。除了佛教以外，鹦鹉还有别的传说和迷信。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鹦鹉告事》：“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崇义妻刘氏有国色，与邻舍儿李弇私通，情甚于夫，遂有意欲害崇义。忽一日，醉归寝于室中，刘氏与李弇同谋而害之，埋于枯井中。其时仆妾辈并无所觉，惟有鹦鹉一只在堂前架上。洎杀崇义之后，其妻却令童仆四散寻觅其夫，遂经府陈词，言其夫不归，窃恐为人所害。府县官吏，日夜捕贼，涉疑之人及童仆辈，经拷捶者数百人，莫究其弊。后来县官再诣崇义家检校，其架上鹦鹉，忽然声屈。县官遂取于臂上，因问其故。鹦鹉曰‘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官吏等遂执缚刘氏，及捕李弇下狱，备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闻，明皇叹讶久之。其刘氏、李弇依刑处死，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付后宫养喂。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鹦鹉成了谋杀案证人了。鹦鹉无法有意识地讲人话，但会重复人语，泄露秘密。这些故事虽经渲染，(唐)朱庆余《宫词》写的“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还是有一定道理。鹦鹉只会重述，不会撒谎，是最佳证人。

人们喜爱鹦鹉，也把鹦鹉设计成各种图案，用于器皿。1960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墓葬出土鹦鹉形壶。鹦鹉立于喇叭形座上，后颈有一盘口，直颈，柄的一端依附壶颈弯曲于背部，鹦鹉腹部中空，喙为流⁽²⁾。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定县分别出土过黄绿釉鹦鹉壶、绿釉鹦鹉壶。这类壶流行到五代至北宋。美观的鹦鹉被用在唐代铜镜上，往往是成双成对⁽³⁾。鹦鹉有一特性是雌雄配对，永不分离。一只死掉，其配偶也会很快忧郁而死。这种铜镜是给新婚妇女的最好礼物，象征百年好合。唐代丝绸花纹图案有鸾凤、孔雀、鹦鹉、鸳鸯、用于妇女衣裙织绣印染上。唐代铸有鎏金鹦鹉纹的套盘、

(1) 佛教在线 http://big5.fjnet.com/fjlv/200812/t20081229_98813.htm

(2) <http://www.cerambuy.com/news/detail/125.htm>

(3) <http://www.m6789.com/wwdh/wenziindexshow.asp?id=17743>

鹦鹉杯、鎏金银鹦鹉纹腰带、珍珠地鹦鹉纹瓷枕^{〔1〕}，各式各样的提梁银罐^{〔2〕}，银盒^{〔3〕}。有彩绘、刻划的长沙窑鹦鹉纹枕，密县窑珍珠地划花鹦鹉纹枕。因此，鹦鹉的概念，已经普遍流传唐代民间。

宋元时代

宋朝人喜爱鹦鹉，进而比较系统地研究鹦鹉的生物特征、分布、习性。如（宋）李昉《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十一”：“广、管、雷、罗、春勤等州多鹦鹉。野者翠毛、丹嘴，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陇山者。每群飞，皆数百支。山果熟者，遇之立尽。南中云‘养之，切忌以手扞摸蒲俺，犯者即不饮不啄，病而卒。’余寓番禺，曾游新会县，遇安南欢好使曲将军（名承美，见代为交趾使也。）见养一鹦鹉，背尾有深浅翠毛，臆前淡紫、嫩红间出，两腋别垂黄毛，翘尾术奇。”此篇还引述其它史书载有关鹦鹉的故事。又《太平御览》引《南方异物志》：“鹦鹉鸟有三种：一种青，大如乌白；一种白，大如鸚鵡；一种五色，大于青而小于白者。交州以南尽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后；此鸟两指向前，两指向后，异于凡鸟也。行则以口啄地，然后足从之。”交州是今天越南北中部至广西一带。又引《云南行记》：“瞿竿馆，磴道崎危。又过两重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顶平，西望无人烟，多鹦鹉。”

又（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汉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然二广间鹦鹉视陇右实差小，若具五色，又自出外国。但今西瓯之地，适春夏间，山青涧碧，而木棉花发，红树满目如火，与相间错，即多有鹦鹉群飞，动千数百，高下争掠人头面去，其声咬咬可喜，疑若别造一道家羨门方域中尔。人或得其雏，养视而教诸语言。初皆丹喙，中变而黑，度岁余乃复丹，始不变。此雄者也，号名鹦鹉。有喙常黑而不变，此独雌者，号名木戾。是二种者，实藉人力而致之言语，罕有合其自然。”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篇“鹦鹉产占城，有五色。唐太宗时环王所献是也。案传谓能诉寒，有诏还之。环王国即占城也。钦州有白鹦鹉、红鹦鹉，大如小鹅，羽毛有粉，如蝴蝶翅，谓之白鹦鹉；其色正红，尾如乌鸢之尾，谓之红鹦鹉。”环王、林邑、占城，都是中南半岛上古代国名。钦州属广西地区。

宋代皇帝得到进贡的鹦鹉，认为祥瑞，造旗纪念，以后各朝均沿用。^{〔4〕}宋代皇帝、皇太后、皇后等的卤簿都用鹦鹉旗。

宋代诗词描述鹦鹉的也很多。而鹦哥这称呼出现比较晚，汉唐的文学还没有，宋朝才开始。苏轼《仇池笔记》：“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文莹《玉壶清话》：“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禽兽门·鹦鹉”篇：“占城产五色鹦鹉，唐太宗时，环王所献是也。案《传》谓能诉寒，有诏还

〔1〕 <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9a1151c2e7d4ba26e4dd3b6e.jpg>

〔2〕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窑藏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3〕 镇江博物馆一级文物。<http://www.zj-museum.com.cn/detail.asp?id=47>

〔4〕 《宋史》卷148志第101“仪卫6·卤簿仪服”。

之。环王国即占城也。余在钦，尝于聂守见白鸚鵡、红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鹅，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红鸚鵡其色正红，尾如鸟鸞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尔。钦州富有鸚哥，颇慧易教，土人不复雅好，唯福建人在钦者，时或教之歌诗，乃真成闽音。此禽南州群飞如野鸟，举网掩群，禽以为鲧，物之不幸如此！”

宋朝帝王对鸚鵡的宠爱，在它们的灵性，并表达了其艺术上的美感。宋徽宗对花鸟画特别有造诣，他画的《五色鸚鵡图》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这种五色鸚鵡，可能来自占城，经过多年战火，恐怕今天已经灭绝，最接近的品种是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橘胸无花果鸚鵡（Low 1992, 87），头与背部灰黑，耳后有灰色斑，两颊黄色，胸呈橘红色，腹部绿色。

北宋时越窑瓷盛行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雕和堆雕等多种手法，越窑鸚鵡纹粉盒。北宋越窑青釉碗、盘等器物上，常刻划首尾相逐的两只鸚鵡。

元朝也沿袭宋代对鸚鵡的宠爱。如《元史》卷78志第28“舆服一”：“金铭……漆绘犀、象、鸚鵡、锦雉、孔雀，隔窠嵌装花板。”元朝皇帝的车用珍贵禽兽作装饰，鸚鵡是仪仗队的其中纹样。（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飞鸟”条：“翡翠鸚哥乃中国所无。”证明元代也一样关心鸚鵡的产地。

明代

明代对鸚鵡的爱好近乎狂热，研究各地输入的鸚鵡的特性。（明）张瀚《松窗梦语》第5卷“鸟兽纪”：“陇州鸚鵡，千百为群。《礼》曰‘鸚鵡能言，不离飞鸟。’今所见惟红嘴能言，黑嘴不能言。近南中有大红者，毛羽光艳，亦不能言。其足指前后各二，异于群鸟，舌小而圆，故能委曲其声，以像人言。江南鸚鵡亦能言，第形小色乌，不能及耳”。

（明）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云：“奇禽有白鸚鵡，如母鸡大；红绿鸚哥、五色鸚哥、鸚哥，皆能效人言语。”另外又永乐时代，费信随郑和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下西洋的活动。他著的《星槎胜览》是现存的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多次提及鸚鵡。

1987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过一个永乐青花鸚鵡大盘⁽¹⁾。类似的图案也出现在执壶和其它官窑瓷器，证明永乐对鸚鵡的爱好。鸚鵡的寿命长达四十年到七十年，而宣德在位只有十年。他的鸚鵡，有些可能是永乐时代就传下来。宣德从小受祖父永乐宠爱，习染同样的兴趣，模仿永乐的瓷器造了鸚鵡纹桃纹大盘。当时御窑厂还制作了该器的宣德款制品⁽²⁾。宣德特别爱好养鸚鵡，正如他嗜好蟋蟀而烧瓷器蟋蟀罐，他也为鸚鵡设计鸟食罐。景德镇珠山宣德官窑遗址中大量发掘出土的鸟食罐证明宣朝养鸟种类丰富。专门研究官窑的萱草园瓷器网刊登了22个宣德前、中、后期的御窑青花鸟食罐，主要给鸚鵡用，大量图片证

(1) <http://www.chungton.com.tw/no1/report.htm>

(2) <http://www.xuancaoyuan.com/GuanYao/TaoWen/index.html>

明宣德养鹦鹉的嗜好。⁽¹⁾除了食罐，他还为鹦鹉造了小花瓶，让鸟儿也赏花，可见宣德迷鹦鹉的程度。宣德不止自己养鹦鹉，还赐赏给大臣。⁽²⁾

明代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鹦鹉也是重要的主题，有人还因为写鹦鹉文章当了官。《明史》卷152列传第40：“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诗。永乐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作《黄鹦鹉赋》，称旨，授编修。”

清代，大家都已经知道澳洲，就无需讨论其它鹦鹉的记录来引证了。故宫书画检索数据中有清朝编绘的鸟谱，列入二十种鹦鹉⁽³⁾。包括四种白鹦鹉，两小（葵黄顶花小白鹦鹉，牙色顶花小白鹦鹉）；两大（牙色里毛大白鹦鹉，葵黄顶毛大白鹦鹉）。

以上大量文献证明中国自古以来爱好鹦鹉，到处收罗、饲养、欣赏。特别是为讨帝王的欢心，臣子冒死采集，并千方百计从外国进口鹦鹉，而且皇帝下令在地图上标注产鹦鹉的地方，这是地图上有“鹦哥地”的主要根据。而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根本没有鹦鹉，当然没有养鹦鹉的习惯，也没有原始文献说明何人何时发现鹦哥地，欧洲地图上有鹦哥地极可能是道听途说，不等于是欧人发现的。

六、鹦哥地为何画在非洲南方

澳大利亚西部与非洲南方差很远。为何地图把澳洲置于非洲南方？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鹦鹉是南极企鹅的误称。

总的来说，北半球大海洋的海流基本上是顺时针方向的，南半球的海流则是反时针方向。如果探险者从非洲直接往南行而发现鹦哥地，大概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误差。如果探险者先绕过非洲南端，顺南大西洋海流在赤道到达南美洲，再顺南大西洋的逆时针方向的海流，由南美南端折回东行，没有接近或看到南非，又顺着南印度洋的海流，加上南极环流由西往东的顺流，他们会顺水流被推往澳洲。海流的推送使感觉上的距离比实际距离短很多。在《山海輿地全图》的半球形上，靠近南极的经度本来不是那么远的距离，展开为坤輿万国全图的椭圆形后，距离又拉远了。因此，把鹦哥地画在非洲南方的人，是可能已经到达过南美才折回的。当时没有一个西方探险者曾经航行南印度洋。他们的船队一般不够大，为补给问题，只会沿岸走，不敢冒如此大的险，离开海岸如此远。郑和船队则有足够补给，多次越过印度洋的经验，可以做到。以上是可以解释的一种说法。

另外，鹦哥地的右方海中有“此处四时有波浪，出鳄鱼似巨舫大”之句。非洲东南海里是没有鳄鱼的。根据鹦哥地是澳洲的地形推断，此处应为帝汶海（Timor Sea），再往

(1) 萱草园网站（共五篇）。<http://www.xuancaoyuan.com/GuanYao/Ming/XuanDe/NiaoShiGuan/index1.html>

(2) <http://www.artist.org.cn/Article/4/1/200509/81256.html>

(3) 故宫书画检索数据。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type=1&ObjectID=17457

东为卡奔塔利亚湾 (Carpentaria Bay) 及 约克角 (Cape York) 的尖角。澳洲北海岸有咸水鳄, 利氏地图记载均符合观察。故鸚哥地即指今日的 Kakadu 国家公园附近, 与鸚哥 Cockatoo 的发音也配合。鸚哥地为澳洲西北部应无疑问。

七、厄墓、鸚鹑⁽¹⁾、美洲鸵鸟⁽²⁾、鹤鸵⁽³⁾

《坤輿万国全图》在马来半岛东部有地名大泥⁽⁴⁾, 旁边注曰 “大泥出极大之鸟名为厄墓⁽⁵⁾, 有翅不能飞, 其足如马, 行最速, 马不能及。羽可为盔缨。胆亦厚大, 可为杯, 孛露国尤多”。同一段文字, 其实指三种容易混淆、不能飞、跑得很快的大鸟:

澳洲鸵鸟 (Emu)。今译鸚鹑, 乃澳洲独有的鸟, 整个澳洲到处都有。澳洲国徽上有两种动物, 就是袋鼠和鸚鹑。鸚鹑应即厄墓。今日只存三种之一。墓, 康熙字典, 古同“螻”。螻, 北方方言 má, 客语 ma, 粤音 mō。鸟鸣声接近 “uck-moo”。

鹤鸵 (Cassowary)。原来地图上大泥的鸟, 产于马利亚半岛、印度尼西亚、澳洲, 由荷兰人从爪哇带回欧洲 (Goldsmith 1856)。Cassowary 这英文名首现于 1611 年, 是从马来语 kěsuari 演化来的⁽⁶⁾。鹤鸵头有骨冠, 颈下有二肉垂。今日只存三个种, 另一种已知灭绝。利氏地图也称之为厄墓。

美洲鸵鸟 (Rhea)。Rhea 这名字是 1752 年 Paul Mohring 命名的⁽⁷⁾, 产于孛露国即今南美洲秘鲁 (Peru), 这鸟也曾名 emu (Booth 1835, 333), 正如《坤輿万国全图》所记的厄墓。又称三趾鸵鸟, 但非洲鸵鸟是二趾的, emu、cassowary、rhea 这三种鸟都是三趾的, 所以三趾鸵鸟之名不能区分。今日只存两种。

据说, 1596 年荷兰人从爪哇得到一只 Emu (印度语 Eme), 是 Banda 群岛的特产, 带回荷兰 (Lach 1994, 182)。有人认为 emu 是葡萄牙人从阿拉伯文 neama 演化为 eme、emia 而来 (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1921, 137) (McClymont 1920, 21)。西方最早的记录是 1614 年出版的英国游记作家普尔查斯 (Purchas) 的书 (Purchas 1613, 503)。⁽⁸⁾ 普尔

(1) <http://www.sandiegozoo.org/animalbytes/t-emu.html>; http://ibc.lynxeds.com/search/ibc_features/emu

(2) http://ibc.lynxeds.com/search/ibc_features/rhea

(3) <http://www.sandiegozoo.org/animalbytes/t-cassowary.html>; http://ibc.lynxeds.com/search/ibc_features/cassowary

(4) 利氏地图上大泥 (Patany, Pattani) 在中南半岛, 为暹罗属国。明末张燮《东西洋考》称大泥即渤泥, 不合。

(5) 墓, 同螻。

(6)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assowary>

(7)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hea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hea_\(bird\)](http://en.wikipedia.org/wiki/Rhea_(bird))

(8) 网上有原书两电子版本: Google Books 版有“如马用后蹄踢人”一句, Archive.org 版缺。<http://www.archive.org/stream/purchashispilgri00purc#page/503/mode/1up>

查斯用的是中古英语，许多字的写法与今天不一样，也可能是手写原稿潦草，他提到的 emia 和 emei 就是 emu，并没有提到与阿拉伯文的关联。Neama 的发音相差太远。要把荷兰人、葡萄牙人，与阿拉伯文牵进去，实在太牵强。普尔查斯描述的其实是鹤驼 cassowary，不是 emu。他所记载的不一定是他本人的经验，因为有史载 1688 年第一位到澳洲的英国人是威廉·丹皮亚（William Dampier）。

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国”⁽¹⁾：“又出一等火鸡，大如仙鹤，圆身，簇颈，比鹤颈更长，头上有红软冠，如红帽之状，又有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胀出即死。好吃麸炭，遂名火鸡。用棍打碎，莫能死。”马欢是郑和的随从，比普尔查斯早 200 年。普尔查斯对鹤驼的描述几乎是等于抄自马欢的描述。此火鸡即食火鸡、鹤驼。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有一幅额摩鸟，即厄墓。上面有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咏额摩鸟》诗，载于《御制诗集》4 集卷 21：“西洋人所记额摩鸟图说云，额摩鸟古今图籍未载，西洋旧无此种，于其国一千五百九十七年，当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红毛国人始得自嘎拉巴海岛，携来西洋，云即彼国亦罕觐也，后六年，红毛国人复于嘎拉巴得二鸟，皆不能蓄。当朝康熙十年辛亥，有胜老楞佐海岛头目，自印度国估舶购得，献之佛朗机亚国王，蓄之四年死，国王命工详图其状……”又：“此鸟在嘎拉巴名额摩，在佛朗机名格素尔。”格素尔（Casuari）即食火鸡（cassowary）。嘎拉巴（Celebes 或 Kalabat），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Sulawesi）。胜老楞佐海岛（San Lorenzo）乃马达加斯加旧名。该文描述额摩如下：“鸟高五尺五寸，自顶至颈一尺五寸，俱无毛，惟脑后短毛甚稀，头绿颈翠，其连脊处及喙皆红紫色，喙下垂，赘肉两片，长寸二分，广六分许，下圆如茄袋，亦红紫色。顶冠高三寸，骨自顶棱起，至嘴左右三分如裂，形色坚致，若牛角。近嘴两孔为鼻，其目大六七分，睛正圆，外黄晕，类狮子睛，其光色如金刚石也。目上眉湾如月，两耳孔大三四分，显豁呈露其旁，微有黑毛。舌入喉间，长可五分许，翅藏两肋毛下，甚小，有大管五，黑色而无翎，排次如人指，长约三四寸。自脊至膝上毛皆麤散，作黑绛色，仿佛熊、豕。毛长数寸，两毛生一管中，不类他鸟翎羽，故仅足蔽体，无助飞腾也。尻形如鹤，而不生长翎胫以下，皮如鳞甲，圆径寸许，似鹤胫而大。足三趾，无距，爪坚实有力。”这完全是鹤驼的写照。

所以，马欢的食火鸡、乾隆的额摩与后来的鹤驼是同鸟异名。唯一不同的是画中的鸟，骨冠不够高，肉垂不够明显。澳洲的 emu 其实是另一种鸟。《坤輿万国全图》的厄墓包括了 cassowary、emu、rhea 三种鸟，分别产于东南亚、澳洲和南美洲。

美国康奈尔大学马可雷（Macaulay）图书馆录有全世界三万多种鸟鸣⁽²⁾。鸣声是辨别鸟的主要特征，是跟踪鸟类的工具。现在的录音与 400 年前的厄墓的鸣声应该一样。在新几内亚和澳洲录得的雌性和年轻的鹤驼叫声为短促的“厄”（uck），雄性和老的叫声

(1) 旧港即今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

(2)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鸟鸣录音。http://macaulaylibrary.org/

“暮”(moo); 美洲鸵鸟叫声是“暮胡”; 厄暮很少做声, 马可雷档案也没有, 其它人录得的声音比较闷, 有时是低沉短促的“喔喔”或“厄厄”, 有时是一连串急速的“暮暮暮”⁽¹⁾。厄暮的名称, 应该是从鸣声而来。厄暮, 南方方言念 emu, 接近鸟鸣。北方方言念 ema, 反而不像。Emia、emei 都不是厄暮的声音, 很明显, 葡萄牙人是从中国人的厄暮得来的。估计, 就是南北方言之异, 导致西方误译为 ema。但是, 念 ema 的人肯定没有听过这鸟鸣, 只是把字用方言念出来。

现代人不知何时把厄暮换成鹑鹑, 字典注音为 ermiao, 无论南北方言, 声音都不像, 还是厄暮贴切。利氏地图这段文字的作者知道这几种鸟大小、形状、叫声相似, 像鸵鸟, 不会飞, 统称“厄暮”。利玛窦没有到过澳洲与南美, 他不可能是厄暮的原作者。

澳洲鸵鸟 emu 其实有别于鹤鸵。欧洲人东来, 先接触马来人, 从马来语得出 Cassowary, 把澳洲鸵鸟叫作新荷兰鹤鸵 (New Holland Cassowary)。摩利斯 (Morris) 的澳洲英语记载了 emu 这英文名字的历史, 1774 年以前只有普尔查斯所记载的错误名字, 以后才有 emu (Morris 1898, 136)。1789 年, 英国的 Arthur Philips 总督还是用新荷兰鹤鸵这老名字⁽²⁾, 后来才改叫 emu。以上证明中国是首先知道厄暮这种鸟。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鸵鸟拾遗”把鸵鸟 (驼蹄鸡) 与鹤鸵 (食火鸡) 混为一谈了。非洲鸵鸟是二趾的, 鹤鸵应有三趾, 中央一趾有利爪, 并不产于中东。洪武初三佛齐国献的火鸡, 就是食火鸡、今天的鹤鸵。《坤舆万国全图》的厄暮。李时珍“鸵鸟拾遗”其它说明均指非洲鸵鸟。

美洲鸵鸟有大小两种, 大的在南美东部, 即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地, 小的在南美西部, 即秘鲁、智利等地区。中国人把孛露 (秘鲁) 的美洲鸵鸟也叫厄暮, 所以也知道孛露 (秘鲁)⁽³⁾。1856 年出版的书还是把美洲鸵鸟名为 emu, 另加注解把 emu 的名字归为澳洲鸵鸟 (Goldsmith 1856, 23)。利玛窦时代, 美洲鸵鸟还没有出现在西方文献, 何以利玛窦会预先知道孛露有厄暮? 又有一说是葡萄牙人叫美洲鸵鸟为 emu (Newton, et al. 1899, 785), 应该在巴西。但是《坤舆万国全图》注明厄暮在孛露, 那应该是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 与葡萄牙人无关。Rhea 的定义是 150 年以后了。

由于各方面的命名比较混乱, 现用英文学名代表精确的命名, 综合分析总结如下:

1、《坤舆万国全图》的厄暮是中国以鸟声命名, 包括三种鸟: 鹤鸵 (Cassowary)、澳洲鸵鸟 (Dromaius) 和美洲鸵鸟 (Rhea)。厄暮这名字比任何西方对同类在澳洲、美洲的走禽都早。西方最早的记录误写为 emia、emei、eme, 都不是原来的鸟声, 应是传抄错误, 后来才更正。

2、中国人唐代就经马来半岛到阿拉伯, 但不用马来语 Kasuari, 郑和时代用食火鸡或

(1) <http://www.abc.net.au/science/scribblygum/August2000/default.htm>

(2) Voyage of Governor Phillip to Botany Bay. By Arthur Phillip. 1789.

(3) 有一说 Peru 是西班牙人取的名字, 指 San Miguel 湾以南, 由一位叫 Biru 的酋长统治的国家, 另一说是当地土人称“河”为 Pelu。但是利氏地图上的孛露海, 从未出现在西方画的世界地图上。

火鸡，《坤輿万国全图》上用厄暮。欧洲人命名 Cassowary 比中国晚得多。

3、后来西方沿用了中国的厄暮 emu 作澳洲鸵鸟 Dromaius 的名字，放弃了 New Holland cassowary 的名字。Cassowary 为鹤驼专用。

4、清朝乾隆时不知道明朝已有火鸡（厄暮），再把 emu 翻译成额摩，只是历史记忆断层的结果。

5、《坤輿万国全图》把厄暮也用于美洲鸵鸟，表示中国已经知道南美洲。西方没有 rhea 这个名字以前，也随中国的命名，称美洲鸵鸟为厄暮 emu。

6、按照鸟声，应为 uck-moo，不是 uck-ma。因为暮在不同的中国方言可以念 ma 或 mo。葡萄牙人按中国北方方言误译厄暮为 ema，证明他们不是首先知道此鸟。厄暮后来翻译为鹤驼鹑鹑。Emu 不应翻译为鹑鹑，鹑鹑（北方方言 er-miao，南方方言 yee-mio）与鸟鸣“uck-moo”出入颇大，是后来的错误。

按照这三种鸟的命名优先，加上上述鹑鹑的证据，中国知道东南亚、南美和澳洲比欧洲要早。

厄暮既然与食火鸡、火鸡有关，又关联美洲特产火鸡的得名，这又牵出一项新的证据。

八、火鸡

美洲火鸡，一般称 turkey，是中美洲与北美洲的特产，分布很广，从墨西哥到 Vermont、佛罗里达、西至加州，俄勒冈州均有。因为它的普遍，富兰克林曾经想把火鸡作为美国的国鸟。林肯在 1863 年明令感恩节为全国节日，火鸡成了传统的节日菜。

《瀛涯胜览》提到的火鸡是食火鸡的简称，即鹤驼，不是美国人感恩节时吃的火鸡（turkey）。美国火鸡学名 Meleagris gallopavo，比鹤驼小，但外观差不多，也有颈下的肉垂，可以飞，但飞不高。有趣的是，turkey 这名字与土耳其（即突厥）国名同。据说 1536 年已经有人把火鸡带到德国豢养。1555 年，英国牛津大学校长请客的菜单就有 turkie（Edwards 1882, 586-7）。有人认为土耳其人在中古时代是精明的商人，经常把非洲马达加斯加的禽类售往欧洲各国。后来改售美国火鸡，欧洲人就把火鸡叫做“turkey”，又说当时所有奇异的东西都冠以“土耳其”。这些说法很牵强。火鸡原产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墨西哥是西班牙占领的，德国人自己认为 1683 年才来美洲，发行邮票纪念⁽¹⁾，为什么德国会先得到火鸡？为什么德国人不用 turkey 这词？为什么西班牙人自己不卖火鸡给欧洲，让土耳其人做买卖？土耳其人又如何来到美洲获得火鸡做买卖？这些很简单的问题都无从解释。

火鸡的名字，各国不同。土耳其人没有居功，他们叫火鸡作 hindi（印度鸡）。阿拉伯语是 deek Habash（埃萨俄比亚鸟，deek = 鸟，Habash = Ethiopia），埃及语 deek Roumi

(1) <http://www.germanheritage.com/postal/germansettlers/index.html>

(罗马鸡), 葡萄牙语 peru (或 turquia)。但 Peru 当时是西班牙的占地, 荷兰语 kalkoen (源自印度 Calicut), 印度语则按英文叫 turkey, 德语 truthahn, 好像大家都很礼让。日本与韩国人叫它七面鸡、七面鸟, 因为它的肉垂发情时会变色, 中国人也曾用七面鸡这名字⁽¹⁾。Gaelic 语字源学则认为是很“自然”, turkey 来自 tearc (稀有) + eun (鸟) (Mac-kay 1877), 可谁都看出来, 一点都不“自然”。还有其它地方的命名与推测^{(2)〔3〕}, 不再详述。今天大家都知道美国火鸡不出于印度、土耳其或非洲, 它是美洲的特产。

另外, 火鸡有时亦名为吐绶鸡, 必须辨明。李时珍描述的吐绶鸡比美国火鸡小, 而且是中国自古有的鸡种, 叫黄腹角雉, 不是美国火鸡。火鸡的确是美洲特产, 中国学名原来编属于吐绶鸡科, 为易分辨, 1999 年版辞海已经把美国火鸡另列为火鸡科⁽⁴⁾。

2005 年出版的汉语动物命名考释有关鹤鸵、食火鸡、火鸡、鹑鹑、吐绶鸟诸条, 皆只取材于中国文献, 没有物种的外国字源 (李海霞 2005)。火鸡为什么不是从 turkey 翻译过来? 如果火鸡来自葡萄牙、荷兰和英国, 按照外国的名称音译, 火鸡名字就会是 peru、kalkoen 或 turkey 的译音, 或者冠以进口国的名称, 例如荷兰薯、洋山芋等名称。火鸡却唯独例外, 用中国明代对鹤鸵的称呼。

美洲火鸡的发源地是墨西哥尤加坦半岛 (Yucatan)。西班牙人没有入占时, 是 Aztec 族的国家, 首都 Tenochtitlan, 即今墨西哥市。当地的 Nahuatl 土语叫美洲火鸡为 huaxolotl (华受洛提)。西班牙人注音的墨西哥土语是不完全准确的, 像 hua 念 wa 或 gua, xo 不念 sho, 念 ho, 写成 jo, 就变成今日墨西哥人称火鸡为 guajolote, 念成瓜后洛提 (Marden 1896, 85 - 185)⁽⁵⁾。其它中南美洲国家火鸡有别的名字, 古巴叫火鸡作 guanajo, 委内瑞拉叫 pavo, 中美洲有些地方用 chompipe, 哥伦比亚叫 pisco 等。

20 世纪初, 一位终生专门研究美国野火鸡的鸟类学家 Charles L. Jordan 亲自访问美国东部, 东南部的原住民 Choctaws、Chickasaws、Creeks、Seminoles、Cherokees, 中南部的 Alabams、Conchattas 和西部的 Zunis, 他们叫火鸡为 “furkee” 或 “firkee”, 不随火鸡原产地的命名 (McIlhenny, Jordan and Shufeldt 1914, 22)⁽⁶⁾。这是没有过滤的第一手数据, 最为可靠。现在许多关于美洲火鸡的书和文章, 都知道美洲原住民对火鸡的称呼是 furkee。Turkey 基于英文读抄错误。

同样的语音, furkee 可以多种写法。火鸡是美洲原产, 只有英国人从原住民处得知名字。不可能英国人把名字告诉原住民, t 与 f 的发音不易混淆, 每一族都把 t 错念成 f 是不可能的。英文 f 与 t 小草却容易误会, furkee 就变成 turkee, 后来写成 turkie、turkey。因此 1555 年英国人记载的 turkie, 实际是 furkee 之误。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ames_for_the_Wild_Turkey

(2) <http://lingwhizt.blogspot.com/2007/11/etymology-of-word-for-bird-turkey.html>

(3) <http://linguistlist.org/issues/7/7-174.html>

(4) http://www.zj3000.cn/html/wenxue/wenxindiaolong_shuping/fangzhi/2006/1231/9011.html

(5) http://www.absoluteastronomy.com/topics/Mexican_Spanish

(6) 此书根据 Charles L. Jordan 笔记完成。

火鸡，普通话念 huoji，与 furkee 不太近。但中国南方方言，火鸡念 for - gai（粤、客音）、fuikey（赣、闽方言），与美洲原住民的发音 furkey、furkee 几乎一样。中国明代出海的很多是粤闽赣人士，因此今天东南亚华裔多操闽、粤、客等方言。上文说过，明史多次从东南亚进贡的火鸡（鹤驼），是食火鸡的简称。美洲火鸡与食火鸡样子很像，美洲原住民的 firkee、furkee 其实是明代中国方言“火鸡”⁽¹⁾的发音。

原住民对火鸡也有别的名称，Cherokee 叫 gvna（念 geng-na），Navajo 叫 Than-zie，Algonquin 叫 Pah! quun，Catawba 叫 wa'tkat-ro，Wyandot 叫 daigh-ton-tah，Sioux 叫 waglek-su。可是 Charles Jordan 遇到的原住民都称火鸡为 furkee，原因可能是原住民认为欧洲人与中国人都是来自外方，就用 furkee 称火鸡，而不用自己的语言了。以上证明，美洲原住民称“火鸡”，得自明代中国人，说明两者已有交通。

九、总结

《山海輿地全图》与《坤輿万国全图》，还有澳洲未被发现前的西方地图记载有一块很大的陆地，在爪哇、非洲和南美洲以南，连成一片，名为墨瓦腊泥加（Magelanica）、南方地（Australis）或南方不明之地（Australis Incognita）、鸚哥地（Psittacorum regio）。

鸚哥地、墨瓦腊泥加、南方之地，这三位一体的最南方的大陆，除了南极，只可能是澳洲。南极不产鸚哥，所以澳洲是鸚哥地。墨瓦腊泥加与南方地没有任何标志参考可核对地理现实，可以是南极，也可以是任何大小的陆地。鸚哥地则明示此地产鸚哥，只有澳洲符合这称谓。

从先秦到明朝，中国历代有许许多多鸚哥的记录，鸚哥在中国是神鸟、祥瑞，是凤凰的化身。中国信奉佛教，而鸚哥与佛教有深厚关系。鸚哥能言，有灵性，往往与佛教故事连在一起。中国的鸚哥产地限于西部和南部。因为历代皇帝钟爱鸚哥，为上献宫廷，平民往往冒死到悬崖上采集鸚哥。鸚哥也是珍贵的贡品，自唐以来，由于帝王的喜爱，中国从海外进口各种鸚哥。它们来自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

唐明皇送给杨贵妃的雪衣娘鸚哥就是外来贡品，这故事反复出现在后来宋明的小说。中国的历代正史里都记载鸚哥的来源。鸚哥的纹样从宋代就被画在皇帝的旗帜上，以后各朝代沿用。鸚哥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使鸚哥热深入民间。瑰丽的鸚哥是唐宋明历代中国艺术设计的对象，鸚哥图案和主题出现在大量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各种文学作品，以及绘画、玉器、瓷器、铜镜等。

明代永乐、宣德帝都喜爱鸚哥，宣德帝不止自己养，还赐给大臣。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数据里往往注明鸚哥的产地，并经常从南方外国进口鸚哥。所以中国地图上很有理

(1) 世界各国语言“火”的念法都是呼气音，源于原始人类点火呼气的动作。例如中古英语 fier，古英语 fyr，原德语 fuir，古挪威语 furr，丹麦语 fyr，荷兰语 vuur，德语 Feuer，古希腊语 π? ρ (pur)，西班牙语 fuego，汉语 for, huó, fui 等。

由特别标明鸚哥地。

白鸚鵡都来自东南亚和澳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白鸚鵡小，澳洲的白鸚鵡大。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为 *burung kaka - tua*。Burung 是鸟，kaka 是鸚鵡（或兄弟姐妹），tua 是长辈，Kakatua 翻译为鸚哥，应指大白鸚鵡，以别于小白鸚鵡。鸚哥的名字始自宋朝，明代比较流行。大白鸚鵡，分布局限于澳洲地区与新几内亚。《山海輿地全图》与《坤輿万国全图》中的鸚哥地正是大白鸚鵡（即鸚哥）最多的产地。

唐代已经多次记录从爪哇等地进贡的鸚鵡。“鸚哥地”的鸚鵡一定比爪哇与新几内亚更多，不然鸚哥地就应该标记在爪哇和新几内亚。《山海輿地全图》与《坤輿万国全图》上，鸚哥地不标在爪哇，而在以南的大块陆地，证明鸚哥是指澳洲的大白鸚鵡。爪哇与澳洲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能逾越的航海障碍，东印度群岛之间停泊补给的地方多得是。澳洲与新几内亚属于同一大陆架，最短距离只有 50 英里，这带水域是整个太平洋比较平静的，浪高低于三英尺。中国唐代就知道马来亚、爪哇、菲律宾、婆罗耐等地。以现存文献最低限度算，明代郑和三万人的船队能遍历东南亚，远赴东非，很难想象他们到了爪哇，看不到新几内亚与澳洲，能获得大白鸚鵡而不寻找产地。以中国自古对鸚鵡的兴趣，尤其帝王喜爱，从各地输入鸚鵡的现象。明代人爱养鸟，养鸚鵡已经深入民间，连小孩都有资格买鸚鵡。历代有许多关于鸚鵡产地的文献。当时只有中国会把此地命名“鸚哥地”。

反观欧洲，有史以来不产鸚鵡，罗马帝国以后，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很少鸚鵡的记录。1501 年葡萄牙人从巴西带回第一只鸚鵡后，欧洲才重新有兴趣。当时欧洲未知道澳洲，鸚鵡来自中南美洲、非洲，与鸚哥地的地理位置也不符，产的鸚鵡也不同。

鸚哥地这地名出现在欧洲人发现澳洲以前，而“发现”澳洲者，都不叫澳洲为鸚哥地。没有到过澳洲的，反而用鸚哥地这个地名。如果是他们发现并知道此地盛产鸚哥，为何不继续用这名字？命名鸚哥地的国家一定会对“新荷兰”提出异议。所以，鸚哥地这地名，不是来自欧洲发现者，是西方制图人从别处引用中国资料。

1606 年荷兰人第一次航行到卡奔塔利亚湾，而 1602 年的《坤輿万国全图》和 1607 年的《山海輿地全图》已经清楚把湾画在地图上。《坤輿万国全图》上在新入匿（鸚哥地）这块大陆上的许多地名，均不见于当时西方发现者画的地图，何以证明利玛窦带来欧洲制定的世界地图？

三才图会上的“此南方地人至者少，未审其物”，很明显是曾经到过的人的语气，知道这里少人到，只是还未仔细调查物产。西方地图的拉丁文 *Australis Incognita* 翻译自中文“南方不明之地”，没有“人至者少”、“未审其物”的注解。后来中国人又把 *Australia* 音译成澳大利亚，却不知这原义是中国本来命名的“南方之地”与“鸚哥地”是同一块大陆。也就是说，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上的鸚哥地、南方之地是抄自中国地图文献。中国先发现澳洲，并命名“鸚哥地”、“南方之地”。

再者，中国首先把厄墓这名字用于亚、澳、南美三洲不能飞的大鸟，证明当时中国已经认识澳洲与南美洲。《坤輿万国全图》上注的厄墓鸟是澳洲的独有鸟类。欧洲人还没有勘探澳洲，中国人已把厄墓这名字用于南美洲、东印度群岛和澳洲三地很相似的不能飞的

大鸟，给予同一名字“厄墓”。西方命名的 emu 和类似的鸟（cassowary、rhea）比《坤輿万国全图》要晚。因此，《坤輿万国全图》的“厄墓”来自中国资料，不是源自欧洲。相反，西方的 emu 应是中文厄墓的翻译。

16 世纪时，西方国家并无统一美国火鸡的命名，不知道火鸡的原产地，火鸡与土耳其毫无关系。北美原住民不依照火鸡原产地（墨西哥）的命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多个民族普遍称火鸡为 firkee、furkee，英文 turkey 应是美洲原住民 furkee 拼写之误。美洲特产的火鸡与亚洲、澳洲的食火鸡（厄墓）相像，原住民与汉语南方方言对火鸡的发音一致。火鸡的名字，应该是中国人给的。中国郑和时代已有火鸡的命名，非翻译自欧洲文字。庆幸的是，中国至今保持火鸡这名字，而不是翻译 turkey 为土耳其鸡、印度鸡等西方用的名字，把一线文化的关联保留下来。

鸚鵡不善飞翔，生活环境局限。加上鹤驼、美洲鸵鸟、鸚鵡、火鸡这几种不能飞的鸟类，他们的分布非常局限，不可能自己迁徙。《坤輿万国全图》的“鸚哥地”、“厄墓”和美洲原住民的“火鸡”，透露了明代中国与美洲和澳洲已经有接触。以上只是其中部分证据。

另文从其它地名印证《坤輿万国全图》资料来自中国文献及明代中国与美洲的关系。此外，还有金属学、旗帜学、制陶、武器、婚葬、宗教、植物与农业等等证据，证明明代中国与美洲接触应在郑和时代，比地理大发现早 60 到 70 年，另文再述。

（按：因篇幅限制，本文略有删节）

作者李兆良：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独立学者

参考书目

Adamant Media ,Richard Henry Major. *Early Voyages to Terra Australis , Now Called Australia: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Extracts from Early Manuscript Maps.*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1.

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The Auk.* Lancaster ,PA: 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 1921.

Arnott ,Geoffrey William. *Birds in the ancient world from A to Z.*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oehrer ,Bruce Thomas. *Parrot culture: our 2 , 500-year-long fascination with the world's most talkative bi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Booth ,David.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J. Cochrane ,1835.

Calvert ,Albert F. *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George Philip & Son ,1893.

- Collingridge , George. *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Hayes Brothers , 1895.
- Columbus , Christopher.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during his first voyage , 1492 – 93)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he voyages of John Cabot and Gaspar Corte Real*. Hakluyt Society , 1893.
- Crane , Nicholas. *Mercator: 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 Macmillan , 2004.
- Davenport , Cyril. *English Embroidered Bookbindings*. London: Kegan Paul , Trench , Thurbner & Co. , 1899.
- Edwards , Eliezer. *Words , facts , and phrases: A dictionary of curious , quaint , & out-of-the-way matters*. J. B. Lippincott and Co , 1882.
- Goldsmith , Oliver. *A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 Blackie & Sons , 1856.
- Greenlee , William Brooks. *The Voyage of Pedro A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 Hakluyt Society , 1938.
- Hall Joseph , Quevedo de Francisco. *Psittacorum region , the land of parrots , or , the she – lands*. London: F. Kirkman , 1669.
- James , Peter , and Nick Thorp. *Ancient Inventions*. Random House , 1995.
- Juniper , Tony , Mike Parr , and Kim Franklin. *Parrots: a guide to parrots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Juniper Tony. *Spix's Macaw: The Race to Save the World's Rarest Bird*. Simon and Schuster , 2003.
- Lach ,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 Lee , Ida. *Early Explorers in Australia*. Methuen & Co Ltd , 1925.
- Low , Rosemary. *Parrots in Aviculture – a Photo Reference Guide*. Silvio Mattashione & Co , 1992.
- Mackay , Charles. *The Gaelic etym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western Europe*. N. Trübner and co , 1877.
- Marden , C. C. *Phonology of the Spanish dialect of Mexico City*. Vol. 11.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1896.
- McClymont , James R. *Essays On Early Ornithology And Kindred Subjects*. B. Quaritch , 1920.
- McIlhenny , Edward A. , Charles L Jordan , and Robert W. Shufeldt. *The wild turkey and its hunting*. Doubleday , Page & Company , 1914.
- Morris , Edward Ellis. *Austral English*. MacMillan & Co , 1898.
- Newton , Alfred , Richard Lydekker , Hans Gadow , Smart Roy Roy , and Robert Wilson Shufeldt. *A dictionary of birds*. A. and C. Black , 1899.
- Peterson Tory Roger , Mountfort Guy , Hollom A. D. P.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Britain and Europe*. 5.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2001.

《坤輿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Samuel Purchas, 1613.

Selby, Prideaux Joh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arrots, with Memoir of Bewick*. 1866.

The Werner Company. *The New Werner Twentieth Century Edition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 Werner Company, 1907.

李兆良:《坤輿万国全图解密 - 明代测绘世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

李兆良:《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资料源自中国 - 明代环球测绘世界(上)》,《郑和研究》80,第4期(2010):14-20。

李兆良:《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资料源自中国 - 明代环球测绘世界(下)》,《郑和研究》81,第1期(2011):14-21。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2003。

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考释》,成都:巴蜀书社,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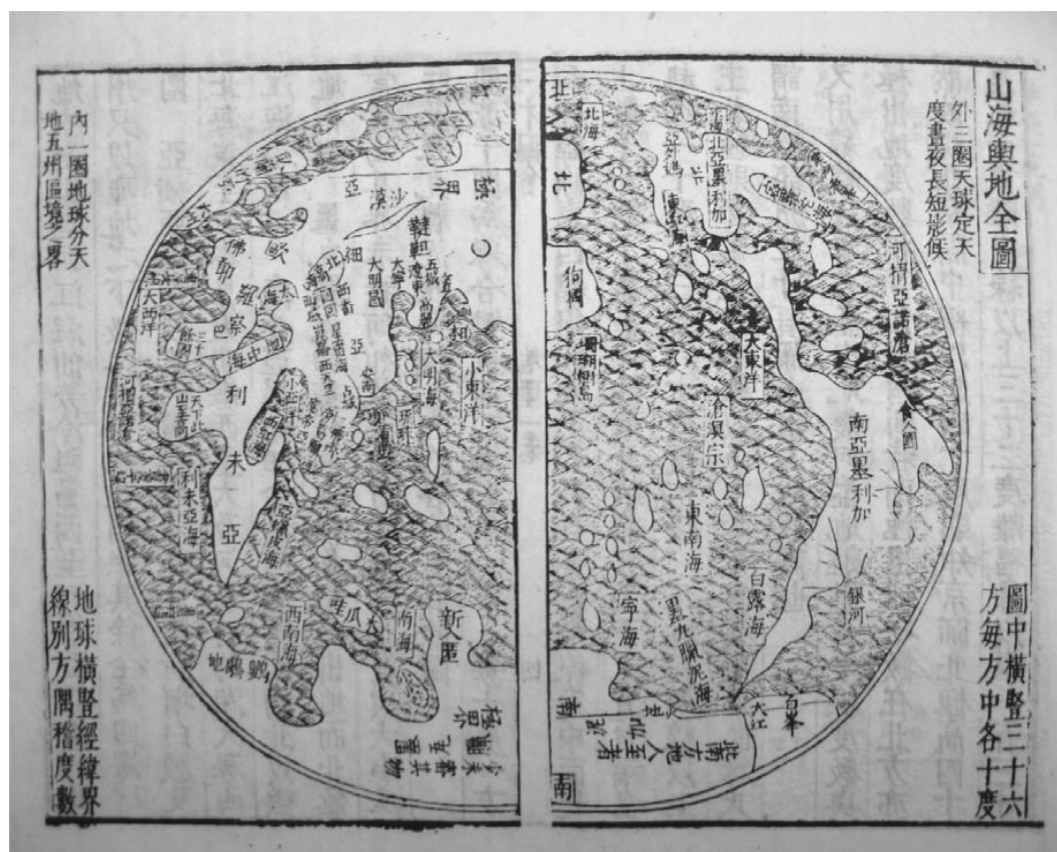


图1 三才图会山海輿地全图(1607)



图 2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 - 鸚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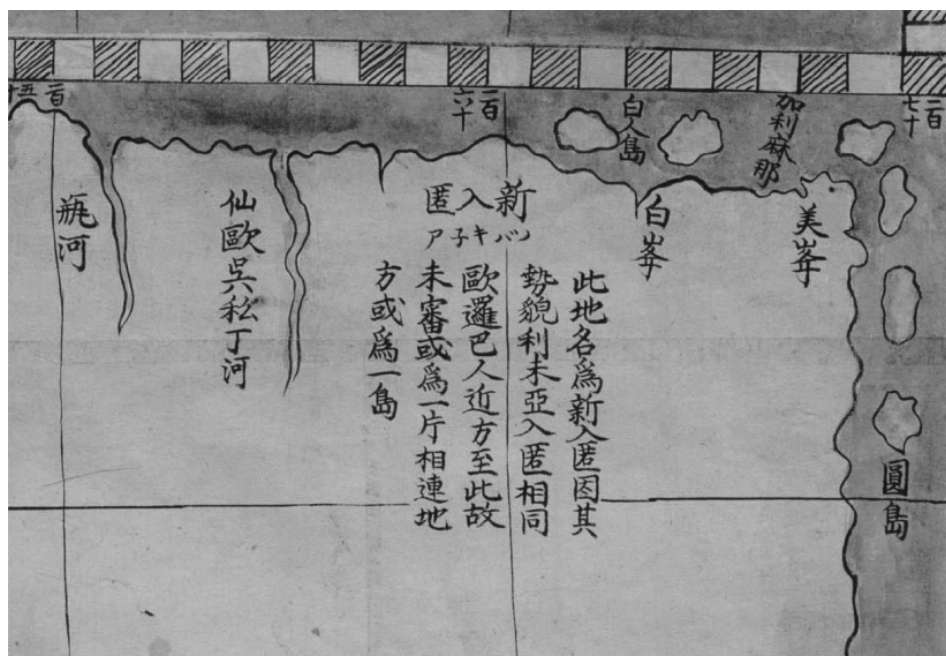


图 3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 - 新入匿